

长篇反腐小说  
CHANGPIAN FANFU XIAOSHUO

# 月 色 高 楼

H省纪检委书记突遇意外被袭身亡

中纪委巡视员被跟踪；紫衣女子被劫持；神秘僧人遭杀害；  
法医在家险被枪杀；省长秘书毒针下逃生；公安人员离奇殉职，  
这一桩桩险象环生的案情，皆因一个巨大的阴谋

YUESE  
RUGAOLOU



张宪年  
◎ 著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长篇反腐小说  
CHANGPIAN FANFU XIAOSHUO

# 月 色 回 楼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张宪年◎著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色入高楼/张宪年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  
2008. 11

ISBN 978 - 7 - 5102 - 0019 - 9

I. 月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0530 号

月色入高楼

张宪年 著

---

出版人: 袁其国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[www.zgjccbs.com](http://www.zgjccbs.com))

电子邮箱: [zgjcbs@vip.sina.com](mailto:zgjcbs@vip.sina.com)

电 话: (010) 68630384 (编辑) 68650015 (发行) 68636518 (门市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开 本: 720mm × 960mm 16 开

印 张: 15.5 印张

字 数: 275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2 - 0019 - 9/D · 1999

定 价: 28.00 元

---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  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1   | 第一章   | 雨夜长谈           |
| 7   | 第二章   | 跟“猫”交朋友        |
| 19  | 第三章   | 神秘的“紫衣女子”      |
| 31  | 第四章   | 一封匿名信          |
| 43  | 第五章   | 戴眼镜的僧人         |
| 53  | 第六章   | 任小曼的噩梦         |
| 63  | 第七章   | 欲擒故纵           |
| 75  | 第八章   | 奇怪的跟踪者         |
| 87  | 第九章   | 一个良心未泯的人       |
| 97  | 第十章   | 离奇的劫持案         |
| 111 | 第十一章  | “鹿苑”初识         |
| 121 | 第十二章  | 案情出现重大突破       |
| 135 | 第十三章  | 一天中的两个错误       |
| 147 | 第十四章  | 毒谋             |
| 159 | 第十五章  | 既然是和尚，怎么会是“女人” |
| 171 | 第十六章  | 良苦用心           |
| 183 | 第十七章  | 陷阱             |
| 195 | 第十八章  | 恐怖之夜           |
| 207 | 第十九章  | “今天晚上我请客”      |
| 219 | 第二十章  | 以中共党员的名义       |
| 237 | 第二十一章 | 月色入高楼          |

# 月色正高楼

## 第一章

### 雨夜长谈

身亡。H省的纪检委书记林枫在一个风景区遭遇了歹徒的袭击，意外

但是，中纪委觉得存在疑点，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。决定派一名同志前往H省，秘密调查事情的真相。



## 1

这场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，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。

轿车在雨幕中穿行着，雨水使窗外的景色模糊起来，那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灯，此时变得奇形怪状。车厢里很昏暗，只有后视镜偶尔反射的后面车辆的灯光，照亮车中的乘客。

车中唯一的乘客，是个年近六旬的女人，她的头发有些花白了，眼角也布着几道深浅不一的皱纹。她此时显得有些疲倦，深深地靠在后座上，微闭着双眼。司机知道，这个乘他车的女人，不是一般人，是中央纪检机关的一位负责干部。

汽车出了城，加快了速度。不一会儿，来到一处有着高高围墙的别墅旁。司机按了两声喇叭，大门开了。汽车滑过一座圆形的花坛之后，停在了小楼门前。

“小郭，你也进来坐坐吧。”女人道。

“不啦，我在车里等您，您慢点儿。”司机道。

一个年轻的保姆，手里擎着一把伞，从小楼里跑了出来，拉开车门。

“顾阿姨，您好。”由于经常来，所以保姆和她很熟。

北京的秋雨是很凉的，由于猛地从汽车里出来，女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你好，老李睡了吗？”女人问。

“刚要睡，接到您的电话又起来了，这会儿正等着您呢。”

“你穿得这么少，可别冻着哇。”女人说。

“没事儿的，我身体好。”保姆为女人擎着伞，两人走进了别墅。

“一平，顾一平！我在这屋呢！”一个衰老的声音从一间半开着门的房间里传来。

这是一间书房兼客厅。一排摆满书籍的书柜和几只沉重的深色沙发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房间的主人是个年近八旬的老人，手拄一根拐杖，站在屋子中央，他的脸色不算太好，只是目光里还流露出几分威严。

老人叫李觉，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，新中国成立后，老人曾在中央某部工作，顾一平曾是他的部下，也是他的一个得力助手。由于顾一平理论水平很高，为人正派，处理问题沉着、果断，被调到纪检部门工作，如今已经是个独当一面的纪检干部了。

前几年，组织部门从部队和公检法机关挑选了一批年轻干部，调进了纪检机关。而李觉唯一的儿子李应先也在这些人当中。

李应先，三十二岁，为人诚实，但不失机警；勇敢，但不莽撞；既富有同情心，同时又有很强的分析能力，这正是——一个优秀的纪检干部应该具备的素质。暗中观察了很久的顾一平甚至觉得这个后生一举手一投足，都像老首长。

由于在战争年代负过两次伤，李觉的动作有些不便，顾一平扶着他坐下后，保姆端来两杯热茶。保姆很懂事，将茶杯放下后，便轻轻地退了出去，将房门无声无息地带上了。

“老首长，您身体怎么样？”顾一平问。

“马马虎虎，一年不如一年。你怎么样啊？”

“跟老首长比，我可棒多啦。今年春天，机关里举行体育比赛，我拿了个老年组100米竞走第二名。”

“那太好啦。”李觉道，“怎么样，工作还顺利吗？”

听老首长这一问，顾一平脸色凝重起来：

“老首长，我今天这趟来，就是想跟您谈谈工作上的事情。”

老人下意识地扭动了一下身躯，动作很吃力，他这是在看门窗是否关严。这是几十年的机要工作经历培养出来的习惯。

“你说吧。”老人神情专注地望着顾一平道。

“前天，H省的纪检委书记林枫突然病故了。”

“林枫？这个人多大岁数？”

“刚过五十七岁。”

“死亡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据他们省委的报告说，是在一个风景区遭遇了歹徒的袭击。”

“听起来，挺像普通的刑事案，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”

顾一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有！今年七月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的时候，他沉默寡言，好像心情很沉重。散会后临分手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句令人玩味的話，他说，‘老顾啊，我们的对手可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啊’。我开玩笑地问他，‘对手是谁，能说说吗’？他摇了摇头，说：‘还得慢慢来呀。’”



李觉虽然身体已显迟暮之态，但他的头脑还是聪敏的，他在听顾一平说话的时候，出人意料地从他的眼睛里射出两道冷峻的目光。

“我们的对手？”李觉徐缓地说，“对手，是啊，好人和坏人同朝为官。好人在明处，坏人在暗处，暗处可怕呀！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立案侦查吗？”

“依老首长看，这么做行吗？”顾一平故意问。

“我看呐，这件事不能惊动方方面面，只宜暗访。”李觉笑道。

顾一平也笑了：“我跟您想的一样，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。”

李觉不解地望着顾一平。

顾一平接着说：“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，H省的情况很复杂。我们打算派一个干部到H省去，以中纪委巡视员的名义，正面接触一下，看看那里的水到底有多深。”她停了一下，看了看李觉的脸色，试探地接着道，“我打算派您儿子应先去做这项工作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？”

“这是工作，你派他去不就得啦，干嘛还跑来问我？难道我还能阻挠他的工作吗？”李觉笑道。

“不是这么简单。”顾一平郑重其事地说，“据我看，那里确实有危险，应先又是你的独生儿子……”

“你别说啦！”老人似乎受到了某种羞辱，“我为什么给他取名叫‘应先’你知道吗？当党的事业面临困难和危险的时候，他应当率先冲上去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对得起我这个作为老共产党员的爹！”

对老首长这番话，顾一平并不感到奇怪，因为她深深地了解这个老上级的思想和性格。

“凭着应先的才干和素质……”顾一平沉吟了半晌后，断然地说，“让他去，只有应先能去！”

## 2

午后的秋阳，斜照进办公室。

李应先看了看表，差五分钟两点，根据约定的时间，五分钟后，他要去顾一平的办公室谈话。

他麻利地收拾起桌上的文件，放进保险柜，锁好，喝了口杯中的残茶，然后，走出了办公室。

来到顾一平的办公室门外，他看了一眼手表，正好两点，这才抬手在门上轻轻地叩了两下。得到允许后，他推门走了进去。

“请等我一会儿。”顾一平正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，她伸了一下手，示意李应先在沙发上坐下。李应先顺手从茶几上拿起一张报纸，随便翻看着。

几分钟后，顾一平将纸放进一个文件夹，摘下眼镜，起身为李应先倒了一杯水。

“谢谢顾阿姨。”李应先连忙起身接过水杯。

顾一平在他对面坐下，用慈祥的目光注视着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。

“近来手头的工作多吗？”顾一平问。

“对‘七五一案件’正在进行复查，挺紧张的。”李应先望着顾一平，大概是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什么来。

“前几天我去看了看你父亲。”

“我听说了，爸爸打电话告诉我了。”

“我见他的身体不太好，尤其是他的视力，挺让人担心的。”

“没办法，怎么说呢，年岁太大啦。”

顾一平微微地点了点头，然后道：“是这样，我已经跟你们部门的负责人说好了，打算派给你一个任务。这个任务看似轻闲，但实际上是有巨大风险的，你有信心吗？”

“如果顾阿姨看我行，那我肯定能行。”李应先眼睛里闪动着顽皮的光芒道。

顾一平笑了：“还是那么顽皮，还跟你小时候一样。”她敛起笑容，深沉地接着道：“不过，这次任务非同一般哪，我也是影影绰绰地感觉你能行，仅此而已。”

“我想，阿姨的感觉错不了。”

这次顾一平没有笑，她将目光移向窗外，心事重重地说：“我只担心一件事，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怎么对得起老首长啊。”

见顾一平的凝重神情，李应先感到了这次任务的分量，他严肃地低声道：

“顾阿姨，爸爸都跟我说了，您就布置任务吧。”

“哦？你爸爸跟你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还是老一套，对组织交给的任务，不能有任何的私心杂念，必须坚决完成。”

窗外，天已经黑了。下班的时间早就过了，可顾一平办公室里的灯光，却亮到了深夜。

# 月色正高楼

## 第二章

### 跟「猫」交朋友

「黄猫」已经发现了自己要跟踪的「目标」。他没想到「目标」径直地向着自己走来。他惊呆了。

「你要干什么？」「黄猫」瞪起了眼睛。

李应先笑容可掬：「我看咱们挺有缘分，交个朋友怎么样？」



## 1

对于H省省会城市，李应先是熟悉的。尽管熟悉，由于城市的变化太快，一些又老又旧的街区，被推土机铲平了，各式各样华丽巍峨的楼宇，先后落成，还是令李应先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。

李应先在省委招待所里开好了房间，便走进了省纪检委副书记沈子青的办公室。

“欢迎你来。”沈子青看完了证明信之后用力握着李应先的手说，“前天我接到了顾主任的电话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了。”

坐下后，李应先谦逊地一笑，道：“我参加纪检工作时间不长，这次领导派我来做巡视员工作，我这心里真有些忐忑不安，还希望老前辈您多指点呐。”

李应先的这几句话，说得沈子青挺舒服，不过他也知道，这是官场上的客套话。

“你老弟太客气啦，我的工作能力也不是特别强，水平也有限，以前在林书记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，比不了你们年轻的同志有魄力。哎，我忘了问啦，你老弟今年多大岁数啦？”

“周岁三十二啦。”

“家里人都挺好吧？”

“还行，我爱人在医院工作，我女儿今年七岁啦。”

“三十二岁，真年轻！这么年轻就担负这么重要的工作，前途无量，前途无量啊！”沈子青啧啧地赞叹道，然后抬头看了看钟，说：“快吃中午饭啦，走，咱们到机关餐厅去，工作用餐。到我们这儿来的同志，一律是工作用餐，不允许到外面去吃饭，这是林书记生前给我们立的规矩，有什么话，下午再说，我们正好下午要开一次工作会议。”

午餐后，李应先在会议室里小憩了半小时，然后，在沈子青的安排下，与省纪检委的全体人员见了面。

沈子青向大家介绍了李应先，然后将所有的人向李应先介绍了一遍，要求大家全力配合巡视员的工作。然后，沈子青开始布置即将在省

委、省政府直属机关内部开展的自纠自查工作。

就在沈子青喋喋不休地布置工作的时候，李应先也掏出一个笔记本，他不声不响地审视着每一个人的脸，然后在本子上简单地做着只有自己能懂的记号。

会议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。沈子青见有好几个人都在打哈欠，便收住了话头，一口气喝干了茶杯中的水，宣布散会。

散会后，李应先跟着沈子青来到他的办公室，道：

“沈书记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打算找一些同志谈谈话。”

“可以，你打算找谁，用我来安排吗？”

“不必啦，我也没有什么目标，转到哪里是哪里，和同志们认识认识。”

“那你就随便吧，需要我协助的地方，尽管说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噢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的手机号印在上面，能把你的手机号给我吗？”沈子青道。

李应先也掏出一张名片，呈给了沈子青。

待李应先退出去后，沈子青拨通了省委书记丁炎的办公室电话：

“丁书记吗？您好，有两件事跟您汇报一下。根据昨天省委常委会议的决定，纪检委今天下午召开了全体工作会议，按照您的要求，做了具体的分工和部署，这是一件事。还有一件事，中纪委的巡视员今天到了，哦，您已经知道了，上午到的，是个三十多岁的孩子。好，好，有事我一定及时汇报。”

放下电话后，沈子青仰靠在安乐椅上，从窗外射进来的一抹夕阳，照在他那有些肥胖的身躯上，他闭上眼，陷入了沉思。

## 2

省委的办公大楼和省委招待所之间，只隔着一条大街，并不远，所以李应先没有要车，打算走着回招待所，一方面他想活动活动身体，开了一下午的会，他感到有些疲惫，另一方面，他也想顺便看一看这座城市的风光。

走着走着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他忽然产生了一种被监视的感觉，他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他来到一处街头报亭前，买了一份报纸，在报贩找零钱的时候他很自然地回了一下头。街上，下班的人群匆匆地从他面前走过；一

些专门在晚上售卖熟食的小商贩正在摆着摊位；马路上没有一辆缓慢行驶的汽车。这一切，都告诉他，他刚才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
李应先回到招待所，在餐厅随便地用了晚餐。然后来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门外，他又警惕地四下望望，楼道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个人影。他掏出磁卡，开了房门。

进屋之后，他并没有移动脚步，而是习惯地使劲用鼻子嗅了嗅。然后他自己也乐了：这是在招待所的客房，不是自己的家，纵然有陌生人的气味儿也是正常的。

他按亮灯，将整个房间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见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这才去检查自己的旅行皮箱。他将皮箱的四周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，这才拿出钥匙，打开了皮箱。他将箱子里的东西仔细地检查了一遍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旅途的劳顿，加上一天的忙碌，他感到脑袋有些发沉，一阵困意袭上李应先的身体。他来到卫生间冲了一个热水澡，然后，便倒在了席梦思大床上。

大床一阵轻微的颠簸，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，刚才在街上产生的不安的感觉，重又袭上心头。

他闭上眼睛，慢慢地一点儿一点儿地回忆：火车上不可能有人跟踪监视，纵然有人监视，此人也不可能跑到北京去。所以，跟踪应该是我下火车开始。我出了检票口，来到车站广场上，乱哄哄的，那儿是最理想的跟踪场所，即使有跟踪者，也辨认不出来。慢着，是那个出租车司机！我一上车，他瞧我的那个眼神，接着他问：“您是从北京来的吧？”不，不像，我是在路旁随手打的车，不像是布置好的……

“莫非是我神经过敏？”他问自己。

李应先来自公安系统，曾经就读于公安大学，是刑侦专业的高才生，是个有理论有实践的侦察员。究竟是因为什么，这种被监视的感觉竟然这么强烈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

李应先看了看表，快二十二点了，根据与顾一平的约定，如果没发生紧急情况，每晚的二十二点至二十四点之间，是他与顾一平联系的时间。

他挺身坐了起来，拉过手提箱，打开箱盖，从箱子的夹层里取出一部黑色的可以防窃听的专用手机，放进上衣口袋。然后，熄了灯，轻轻地走出了客房。

他来到街上，李应先装作一副闲逛的样子，他在市场上吆喝夜宵的小贩中间徘徊，时不时地来个360度的“大转身”。

当他确信身后确实没有“尾巴”之后，他便朝着横贯市区的玉泉河走去。前些年，他到这座城市出差的时候，就非常喜欢这条河。这里十分幽静，离居民区也较远，所以一到夏天的夜晚，这里就成了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。

现在天气已经凉了，河边上已经杳无人迹，李应先来到一条长椅上坐下，他又将周围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之后，才从怀里掏出了那部黑色手机。

他将一天的情况简单地向顾一平作了汇报。然后，他又将周围的地形、地貌仔细地观察了半天，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。

### 3

第二天一早，李应先没有去省委坐班，而是要了一辆出租车，来到了城市的另一端。这里远离了闹市区，和风景旅游区也相距甚远。他下车之后，信步向一个楼区走去。

“大叔，对不起，打搅您一下，请问这附近有地下室出租吗？”他向一个正在树下打太极拳的老者询问。

“你是住店哪，还是做生意呀？”老人一边做着飘逸的动作，一边问。

“住店。”

“往前走五十米，6号楼的地下室就是旅店。”

“谢谢老大爷。”

而老人已经朝前移步，背过脸去了。

“您打算住多长时间哪？”一个描着浓妆的胖女人坐在服务台后，上下打量着李应先。

“大约两个月左右吧。我想租一间僻静些的单间，有吗？”李应先道。

胖妇人意味深长地一笑：“有哇，我领您看看去。”说着，抄起一大串钥匙，走了出来。

胖女人领着李应先向着更深一层地下室走去。这层地下室，间间都是房门紧闭，非常安静。胖女人来到一间最里边房门处，开了锁，推开了房门。顿时，一股霉味儿扑面而来。

李应先没管这些，走了进去，只见屋里的摆设很简单，只有一张单人铁床，一张写字台和一把木头椅子。

“还可以，就这么定了。”李应先道。

“带身份证了吗？”



“带了。”

“到上面办手续去吧，三十块钱一天。”

“请问，这儿的具体地址是……”李应先掏出了笔记本道。

“翠湖小区6号楼地下旅馆17号房间。”胖女人在回答他的时候，脸上又露出了那种诡秘的、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“她大概是见的东西太多啦，把我当什么人啦。”李应先暗想。

#### 4

几天来，李应先和H省纪检委的工作人员都混熟了。他用朴实、憨厚的外表，赢得了大伙儿的好感。初步的基础打好了。

这天上午，他把办公室主任卫红山邀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李应先在第一天见面会上，就注意到了这个小伙子，从外表看，这个个子不太高但长得挺结实的小伙子是个挺稳重的人。

“我也没什么大事，咱们随便聊聊。”李应先一边打量着坐在面前的小伙子，一边温和地笑道：“听你的名字，你是‘文革’期间出生的吧？”

“对，1968年出生，正好姓卫，就起了这么个名字，保卫红色江山嘛。”卫红山一笑。

“咱俩岁数差不多，我比你大两岁。你成家了吗？”

“成家了。”

“你爱人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在省地税局。”

李应先见卫红山总有些戒备的神情，就伸了个懒腰，道：

“红山，咱们这城里有什么特色的餐馆吗？”

“有哇，有特色的餐馆可多啦！咱们机关对面的‘醉仙楼’酒家的糖醋鲤鱼就特别好吃，保证你吃一回还想吃。您要是有兴趣，今天晚上下班后，我请您。”

“好，改天再去‘醉仙楼’，昨天晚上，我看见河边上的大排档，那个炸鸡翅的味儿真香！今天晚上你陪我吃一顿炸鸡翅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。”

大概是觉得谢绝上级机关的人不合适，卫红山点了点头。

“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可以吗？”李应先得寸进尺道。

下午的时候，李应先来到街上，他打算去隔壁的邮局买一张手机充值卡，就在他刚走出机关大门的时候，无意中他看到了一件事。